

# 卡特在用大嘴啃食亚太和平的根基

美国防部长卡特27日再次针对中国发表措辞激烈、强硬的演讲，他宣称

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采取“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他表示五角大楼会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太平洋地区，包括F-35隐形战斗机、P-8侦察机，以及隐形驱逐舰等等。

卡特25日在向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他表示寄希望于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

美军方高官连续宣扬美中对抗，并且将之类似成当年的美苏“冷战”，成为时下中美关系和南海局势的突出动向。中国高官从未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军方似乎正在成为中美全面关系的破坏性力量。

中美关系的性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美军高官对中国指名道姓地展示对抗决心，摆出一副要在战略气势上压倒中国的姿态，这

是在用他们的大嘴啃食亚太和平的根基。

围绕南海问题各声索方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在紧张升级的这几年里，各方从来都没有相互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作为域内实力最强的一方，一直没有对越南或菲律宾说过：我们要把最先进的武器都调到南海来。我们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维护南海和平是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

美国的介入带来了南海问题军事化的新苗头。不仅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来了，而且美国（或者是军方）要在南海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公开表达了出来。南海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时期，一些与领土纠纷毫无关系的元素和图谋被华盛顿塞了进来。

卡特的话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所听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它们验证了部分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最糟糕情况的担心，那

就是美国不仅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愿望，而且它会真的那样去做。

五角大楼也许很愿意中美走向对抗，大国“冷战”对美国军方来说更简单，也更熟悉，而复杂的中美关系却有些让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一些美国人大概相信，美同中国拼军事比拼别的更有把握取胜。

美挥舞军事威胁的大棒吓唬不住中国，这一点已经无需多说。南海离中国这么近，莫说解放军可以用数量和距离优势抵消美军的装备质量优势，我们对在南海地区实施对美反威慑有充分信心。即使南海的军事角力对中国来说有困难，一旦美方逼我们这样做，我们有退路吗？

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醒了中国人。那一年是中国国防建设走进快车道的转折点。去

年以来美在南海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直到上周卡特用“冷战”“长期对抗”威胁

中国，可以说再次深刻触动了中国人。

中国必须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国防的步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存有任何幻想。中国一要做到让美方确信，他们一旦在南海采取针对中国目标的军事打击行动，必将付出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二是中国要进一步建设全面威慑美国的能力，增加美国军事威胁中国的战略风险。目前美军高官对中国放狠话还是太随意了，美国社会很少感觉到那些将军在拉着他们一起冒险。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尖端科技虽落后美国，但军事应用科技发展并不慢，而且潜力很大。中国总军力与美国总军力的差距应该缩得更小，而在中国近海，解放军尤其应当获得针对美军的整体优势。这有必要成为中国的坚定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中国可以达到的。▲

## 21世纪如何运用军事力量

吴心伯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大国和中等国家针对其安全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推进新一轮军事力量建设。中国也处在国家安全战略构建和军事力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和国防现代化既要有效应对我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更要准确把握军事力量在21世纪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建设找准方向，把握先机，使我们的资源投入用得其所，足见实效。

### 21世纪军事力量运用的变与不变

首先，军事力量的使用是一个政治决定，而影响做出这种决定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21世纪，不以武力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规范之一，这将大大限制决策者对军事力量的选择。

其次，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这既是由于大国拥有相互摧毁能力或大规模杀伤和破坏能力，更由于大国之间正在形成较高程度的利益相互依赖格局，由理性评估的角度观之，大国间的战争越来越成为代价难以承受、收益得不偿失之举。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既不是常态，也不具有周期性。

第三，大国与中小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大国占有军事力量优势，能够以可接受的代价击败对方。冷战结束以来的军事冲突大多发生在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等。

第四，中小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它们不具有相互摧毁能力，战争带来的损失可以承受。

### 21世纪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作用的变化

如果大国，特别是拥有核武

器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是威慑，即以具备给对方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毁灭性后果的能力，来减少或消除其他大国对自己发动军事攻击的意图。为了提高威慑的可信度，一国必须具有全面、立体的威慑能力和迅速升级军事对抗的能力。

其次是抑制，即如果对方发动军事攻击，己方能够有效压制甚至瘫痪对方的军事行动。由于军事事务的电子化，指管通情（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系统越来越依赖电子手段，通过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指管通情系统来剥夺对方开展军事行动能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例如，美国正在发展中的对华海空一体战，就是计划在战争之初对我进行“致盲”打击，攻击我军事卫星，瘫痪我网络系统，使我导弹打击能力难以施展。

第三是塑造，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塑造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塑造解决争端的手段。我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能令对手不敢轻启战端，迫使对手只能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我的争端，就能有效吓阻他国挑战我核心和重大利益，就能使别的大国与我的互动越来越依赖外交手段，并增加我外交运筹的胜算。

###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第一，军事力量仍然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以武力解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减少，一国只要拥有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的能力即可，而不必追求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就是说，大国追求的是军事能力优势，而不是军事力量优势。就威慑的效果而言，一百枚远程导弹的作用要超过一千辆坦克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军事技术的领先则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有效抑制甚至瘫痪对方的军事行动，剥夺对方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由此，大国将越来越注重发展具有快速和中枢打击能力的武器系统，军队建设走精

兵强能之路。研发新概念武器、谋求非对称优势将是未来大国军事发展的制高点。

第二，随着大国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大国战争左右国际政治进程、塑造国际格局的现象在21世纪将越来越少见，影响国际政治变迁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变化、对国际机制的构建能力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和主导能力。

第三，由于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麻烦制造者。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国家一旦拥有核武器，不仅敢于对其他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甚至也会对大国发动军事冒险。在21世纪，中小国家越来越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第四，安全同盟作用的变化。大国过去需要同盟，一是获得力量对比的优势，二是为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获得地理上的便利，现在由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盟对于大国军事冲突的作用削弱。不过，由于大国之间还需要借助军事手段达到威慑、抑制和塑造的目的，同盟更多地是发挥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和于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的作用。此外，由于大国与中小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大国仍然需要盟国在战时提供力量、后勤、情报等方面的支持。

第五，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但是在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人类的安全与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安全挑战更多地是非传统形式，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网络安全等，安全威胁的行为者主要的也不是国家行为体，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自然人为体。随着国际政治议程的变化，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创立新的机制。谁在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几天访问越南，进一步深化了越美两国关系。亚太地区环境正在不断变化，其中中美关系走势的影响变得日益突出，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南海（越南称东海）局势继续发酵，这些都使奥巴马此访造成一种印象，即河内和华盛顿正在“结伙”制衡或对抗中国。但笔者认为，这并非实情。

加强越美关系的努力应被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加以审视，即越南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外交政策以及冷战结束以来地区和全球政治的总体趋势。1986年之后，越南开始全面革新，其中就包括实施多元化和多方向的独立外交政策，其目标是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外部环境，以有利于越

## 越南最好同时与中美为友

【越南】阮武松

南追求包括经济增长、国内团结、国家主权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项国家利益。2013年7月，越美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但要注意的是，在越美关系加强的同时，越南也在强化同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个规模庞大的邻居对越南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两国于2008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换句话说，发展越美关系并非以牺牲越中关系为代价。河内并未“选边站”，而是尽最大努力同时推动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正和博弈。

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越南尤为重视美国，将其视作市场、投资、专业技术的一个主要来源。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出于同样原因强化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强化越美关系还为越南带来更多外交和战略资源。美国支持东盟在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协助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成员国增强海上能力建设，以提升其领海意识和海洋安全能

力。2011年9月，越美签署《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在海上安全、搜救、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以及国防教育研究机构等5个领域的合作。在这次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又宣布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禁运。

不过，越美伙伴关系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制衡和对抗中国。美国解除武器禁运主要是为方便越南推动军事装备和武器来源多元化的政策。越南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尤其适用于其国防政策。越南严格遵守“三不”原则，即不签署军事条约或与别国建立军事同盟、不让任何国家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不依靠任何一国去对抗其他国家。最近，河内一直面临要求

重新审视该原则的国内压力，但坚持该原则仍是政策主流。

作为东盟成员国，越南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同东盟一道，通过由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处理与所有大国的关系。既往事实证明，东盟既不是一个军事公约组织也不受任何大国影响，而是一个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的机构。

对越南而言，“选边站”的做法既不当也不可行，因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两国正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加重视避免军事冲突、提升各领域的合作。越南是个需要密切体察中美关系变化的小国，它对中国之间直接冲突或相互妥协异常关切。河内的这种关切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历史经验表明，越南在冷战时期就曾受到中美关系起伏的影响。

因此，越南最佳的政策选项是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两国为友，在东盟中扮演积极角色，坚持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和地区现有行为规范。越美关系的改善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趋势。▲（作者是越南外交学院代理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而非所在机构观点）

